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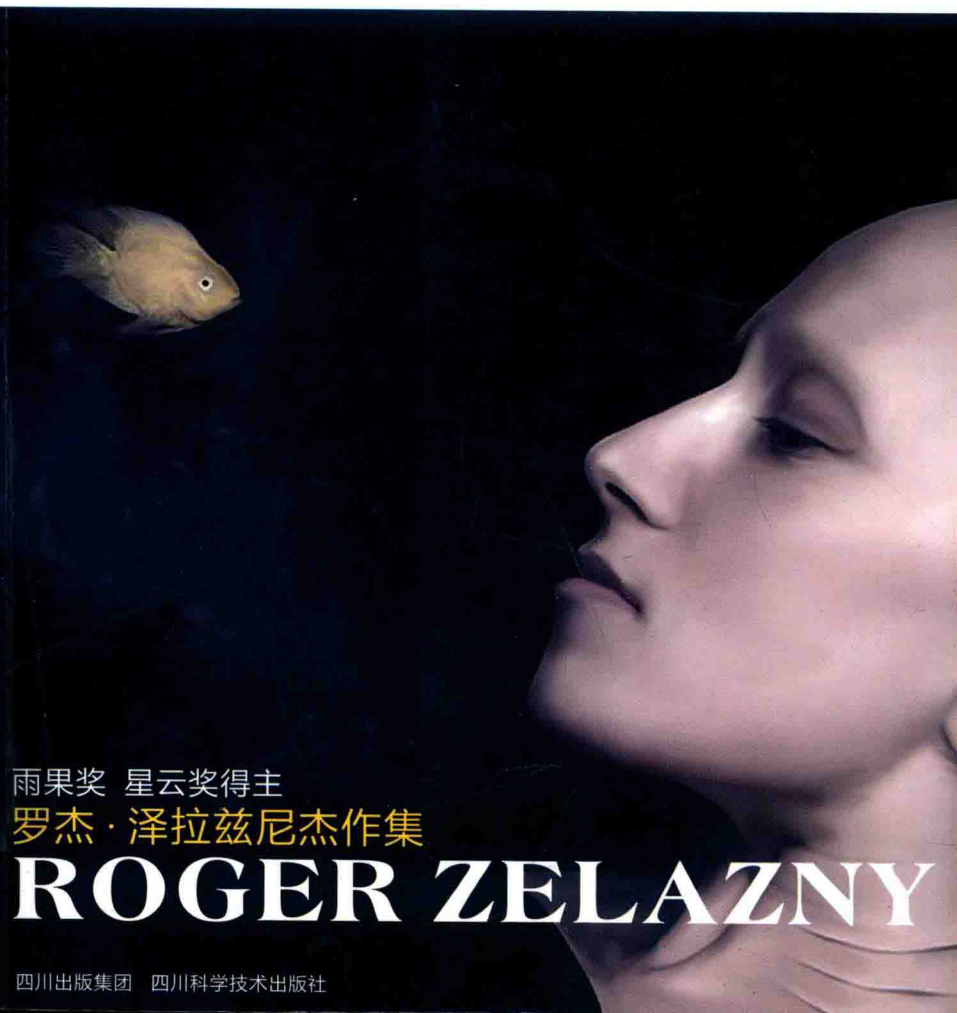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姚海军 主编

趁生命气息逗留

FOR A BREATH I TARRY
AND OTHER STORIES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◎著 李克勤 等◎译



雨果奖 星云奖得主

罗杰·泽拉兹尼杰作集

ROGER ZELAZNY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趁生命气息逗留

FOR A BREATH I TARRY
AND OTHER STORIES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◎著 李克勤 等◎译



Copyright: © BY Roger Zelazny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. Vicananza,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趁生命气息逗留 / [美]泽拉兹尼 著; 李克勤 等译.
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1. 1
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/ 姚海军 主编)

ISBN 978 - 7-5364-7050-7

I. 趁… II. ①泽… ②李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6814号

图进字:21-2009-41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趁生命气息逗留

著 者 [美]罗杰·泽拉兹尼
译 者 李克勤 等
主 编 姚海军
责任编辑 宋 齐 姚 雪
封面设计 黄远霞
版面设计 黄远霞
责任出版 邓一羽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
印 张 12
字 数 260千
插 页 2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1年1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 2011年1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 价 30.00元

ISBN 978-7-5364-7050-7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ROGER ZELAZNY

罗杰·泽拉兹尼 不朽的梦想制造者

对于热爱幻想文学的读者来说，1995年7月14日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日子。那一天，一则讣告出现在互联网上：罗杰·泽拉兹尼因癌症并发症导致肾衰竭去世。讣告发布者在附言中满怀深情地说：泽拉兹尼一生用幽默机智和无尽的热情写作，而今他无法再奉献杰作，我们只有怀着无限敬意去呵护他所留下的幻想奇葩了。

一位深受读者喜爱的幻想文学大师就这样离我们远去，留下一部部让人回味的佳作。

罗杰·泽拉兹尼1937年5月13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，自幼酷爱文学，高中时即担任校报的编辑，并参加了学校的写作俱乐部。1955年秋，他进入西储大学，于1959年取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后，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，专攻伊丽莎白与詹姆士时期戏剧，1962年取得硕士学位。之后的七年时间，泽拉兹尼一直都在克利夫兰和巴尔的摩的社会安全局工作，直到1969年成为全职作家。

泽拉兹尼1962年硕士毕业时开始科幻创作，与他同时涉足这一领域的还有厄休拉·勒古恩、塞缪尔·德兰尼以及托马斯·迪斯科，这些日后科幻界响当当的人物同时亮相，使得1962年成为科幻文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。在此之前，科幻小说几乎被太空冒险类型所垄断，泽拉兹尼等新生代作家认为：科幻小说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，而改革必须首先从文学角度寻找突破口。泽拉兹尼将写作重心从描写外部物质世界转向心理世界描写，倡导科幻小说要关注心理学、社会学和语言学，他也因此成为美

ROGER ZELAZNY

罗杰·泽拉兹尼 | 不朽的梦想制造者

国科幻“新浪潮”的旗手之一。

与其他几位大师有的是，泽拉兹尼的小说深受神话和诗歌的影响，因此，在他的科幻小说中总能隐隐看到神话传说中人物的影子，其代表作、雨果奖获奖作品《光明王》完全是将神话与异星未来世界完美融合的典范。

《光明王》被誉为“新浪潮”甚至是整个科幻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，但泽拉兹尼在长篇方面的成就不仅是《光明王》，还有构建庞大，迷雾重重的奇幻巨著《安珀志》，以及展现文明对抗的英雄传奇《不朽》。后者与弗兰克·赫伯特的《沙丘》分享了1966年的雨果奖。

泽拉兹尼在中短篇方面更是成绩斐然，其《脸上的门，口中的灯》为他赢得了第一座星云奖奖杯，《趁生命气息逗留》被誉为科幻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十篇短篇小说之一……

在三十几年的幻想文学创作生涯中，泽拉兹尼共获得了六次雨果奖、两次星云奖，其中大部分是中、短篇。此次引进出版的《脸上的门，口中的灯》和《趁生命气息逗留》即是他最著名的两部选集。

“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幻、奇幻作家，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整个领域的面貌。”当今最杰出的史诗奇幻作家乔治·马丁毫不吝啬地给了泽拉兹尼极为中肯的评价。

我们可以将泽拉兹尼视为科幻、奇幻领域的天神，因为他塑造了这个世界；也可以把他视为一位超凡脱俗的梦想制造者，因为他为这个世界编织了瑰丽的梦想。如同他的作品一般，泽拉兹尼必将永远不朽。

FOR A BREATH I TARRY
AND OTHER STORIES
罗杰·泽拉兹尼杰作集

C
O
N
T
E
N
T
S

- 1 灵魂的力量
9 趁生命气息逗留
57 心所引擎
67 半面杰克
75 绞刑师
139 永久冻土
165 洛奇7281
175 来自苍穹的魔力
219 富岳二十四景
295 回到杀戮之地吧，爱丽斯，我的爱
351 卡米洛特的最后一个卫士

灵魂的力量

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了，恼人的状况却丝毫没有改变。以往屡试不爽的方法如今都哑了火。他日复一日地尝试改变这种局面，却屡试屡败。

他对着学生咆哮，在马路上狂飙，轮起拳头往墙上捶，直至关节处皮破出血。晚上，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，咒骂不已。

他无处寻求帮助。精神病专家帮不了他，因为他的那些毛病在专家眼中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毫无疑问，这些专家的治疗方案是不可能对症的。

于是，那个夏天，他到一个度假胜地待了一个月，整日无所事事。其间他服用了几种致幻药物，到头来却是空虚得要命。他尝试了自由联想疗法，把自己的意识说出来，并录了音，但听录音带回放时，他只感到阵阵头疼。

在一个“正常人”的社会里，“能量”受阻的“异常人”该向谁求助？

除非他能找到自己的同类……

米尔特·兰德知道，有四个人和他有相似之处：他已死掉的堂兄盖瑞；沃克·杰克逊，一个黑人传教士，如今已退休，住在南方某

处；塔雅·斯蒂芬诺维奇，目前居住在“铁幕”国家，以跳舞为生；还有不幸的柯蒂斯·莱格，正受着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折磨，在一家专门对付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的国有医院里接受治疗。他晚上还想到了另外一些人，以前从未相遇，现在也无法找到。

米尔特从前也遇到过“能量”受阻的情况，但他总能在一个月之内解决掉此类问题。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很特殊，与以往大不一样。诸如心烦意乱、骚动不安、身心俱疲之类的症状都会让天才沦为蠢材，让动力变成阻力。而能让米尔特的“能量”受阻长达一年多，就不是心烦意乱、骚动不安和身心俱疲这么简单了。

婚姻的破裂更让他的糟糕状况雪上加霜。

知道某人在某地对你怀恨在心已经够糟了，但如果连怨恨的具体方式也知道，自己却无力对抗，且每当那人心中开始怨恨你你就能够感觉到，于是不得不终日生活在这种仇恨之中，就不单单是让人厌恶那么简单了。无论是你恨别人还是被别人恨，当生活在怨恨场的作用范围之内时，那种恨意会从你身上夺走某一样东西。它会从你的灵魂里撕下一块碎片，从你的大脑里夺走一种思维方式；它不仅割伤你，还要销毁最后一片创可贴。

米尔特·兰德带着他那滴血的灵魂在乡下转悠了一圈，又回到家中。

在家中，他会静静地坐着，喝着啤酒，看着用玻璃围起来的后院里的那片林地，看阴影处的萤火虫，看兔子，看黑暗中的鸟儿，偶尔也能看到狐狸出没，有时还能瞥见蝙蝠的身影。

他曾经让灵魂进入萤火虫、兔子和鸟儿身体里，偶尔会霸占狐狸的大脑，甚至也不放过蝙蝠。

能接近这些野生动物，是他搬到郊区住的原因之一，虽然从此他上下班要多花半小时。

如今，一个用玻璃围起来的后院，把他和他曾经“化身”的动物

们隔离开来。如今,他孤身一人。

走在大街上,站在讲台上,在餐馆里,在电影院里,在酒吧中,他思绪茫然。曾经,他掌控过那么多的意识。

世上没有一本书可以告诉他如何重获失去的“能量”。

他一边等待着那种能量的失而复得,一边尝试了他能想到的所有方法:夏日正午走在晒得烫脚的人行道上;车辆稀少时闯红灯;看穿泳衣的女孩子们在汨汨冒水的消防栓旁嬉戏,落下的水冲刷着她们脚边的排水沟。她们的母亲和姐姐们皮肤晒得黝黑,穿着连衣裙和起皱的衬衫,在街边大楼入口处或临街店面的雨棚的阴影下攀谈着,偶尔抬眼看看孩子们。米尔特漫无目的地穿过城市,如果驻足时间过长,幽闭恐惧症就会袭来。他的眉宇间满是汗水,滴在太阳镜上,留下一道道水痕;行走时,衬衫被汗水打湿,紧贴侧腰处,显得松松垮垮的。

中午某个时刻,他觉得应该休息一下:双脚被地面烤得滚烫,硬邦邦的,像两块刚从砖窑出炉的砖头。街心绿化带处有一张长凳,位于一株高大的槭树旁,于是他舒舒服服地坐下去,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了大约二十五分钟。

喂。

他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声音,似笑似哭。

喂!我在这儿。不要离开!不要!求你了!

你和我……一样?

是的,我和你一样。你能看出我跟你一样是因为现在你就是我。但是,你必须在我的体内读取我的思维、发送你的思维。我是你的傀儡。我……喂?你在哪里?

他再一次陷入孤寂。

他尝试着灵魂出窍。他用种种思绪塞满大脑,试图将意识挤出头盖骨。

求你了，快回来！我需要你。你能帮助我。我快绝望了。我好痛苦。你在哪儿？

没有信号。

他想尖叫，他想搜寻街区每一栋建筑里的每一个房间。

但他坐在那儿没动。

那天夜里9点半，他们在他的意识里再次相遇。

喂？

请留下来！看在上帝的分上留下来吧！这次不要离开我！请不要！我需要你！你能帮助我。

怎么帮？你怎么了？

我跟你是一类人，或者说，曾经是。我能让自己的思维离开身体到别的地方去，到别的物体中去，到别的生物的身体中去。可现在我却丧失了这种能力，我的能量被堵住了，再也不属于我了。我知道能量就在那里，我感觉得到，但我无法再利用它了……喂？

我还在这儿。我要离开你了，我会回来的。我……

米尔特等到半夜也没有等到她的归来。那是一个女性的灵魂。模糊，微弱，但他确定那是个女性，且携带着那种能量。那一夜，她没有再光顾他的意识。他在街道上来回踱步，思忖着她到底隐匿于哪扇窗户、哪扇门背后……

他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店里吃了点东西，然后返回那张长凳，等待着。很快他又起身来回走动，返回咖啡厅，抽烟，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，然后又返回长凳处。

黎明悄然来临，白昼蓄势待发，暗夜隐姓埋名。鸟儿开始啾啾，打破周遭寂静；车辆开始蠕动，交通即将被唤醒；狗儿开始漫步草坪；他还是独自一人。

然后，那种微弱的异类接触又开始了。

我来了。这一次，我想我能待得更久些。我该怎么帮你？告

诉我吧。

好吧，你就这样：全神贯注于那种感觉，就是你现在拥有的那种灵魂出窍，占领他物、接管其思维的感觉。让它充斥你的大脑，然后尽你的全力将其传递给我。

接着，那种感觉向他袭来，真是久违了：一种驾驭“异能”的能力。那是土地，又是水；是火，也是空气。他在土地上矗立，在水中遨游。他被它的温暖包裹，他在其中穿行。

能量要回到我的身体了。不要停下来！

对不起。我必须走了。我感到眩晕……

你在哪里？

在医院……

他抬起头来，看见医院在他左侧街道尽头的拐角处。

哪一间病房？他准备将问题用思维发送给她，但却发现她已离去。

像是嗑了药一样，米尔特兴奋不已。

他搭乘出租车去到自己停车的地方，然后驾车回家，淋浴，刮胡子，做早餐，却没心情吃。

他喝了橘子汁和咖啡，全身舒展地躺在床上。

五个小时后，他醒来，看看表，开始咒骂。

返城途中，他试图重新唤出能量。那能量就像一棵树，扎根在他身体里，在眼睛后生出枝桠，萌芽，开花，流出汁液，五彩缤纷。但这棵树没有树叶，也没有果实。他能感觉到它在自己体内摇晃，它的脉搏在跳动，呼吸着；他全身都能感觉到，从脚趾尖到头发尖。然而，这棵树没有屈服于他的意志，没有像他的意识所想的那样长出枝桠；相反，它合拢叶子，渐行渐远，只散发出生命的芳香。

米尔特在医院停车场停好车，然后进入大厅，绕开服务台，在一张堆满杂志的桌子旁找到把椅子，坐下。

两个小时后，他们再度相遇。

当时，他正用一份《假日》杂志挡住自己，四处寻觅她的踪影。

我来了。

再来一次！赶快！那种能量！帮我唤醒能量！

她照做了。

她在他脑中召唤出那种能量。能量开始流动，停住，又开始流动，又停住。就像突然记起了一节复杂的舞步，能量在头脑中来回反射激荡。

如同从一艘正浮出水面的深海潜水艇里往外看一样，视线突然一阵扭曲，然后变得清晰、湿润起来。

帮助他的是个小女孩。

一个精神紊乱、发着高烧的小女孩，她正在接近死神。

他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她时，知道了这一切。

她叫多萝西，目前正昏迷不醒。在她病情最严重的时候，那种能量来到她身体里，或者说，是病情的危急性促使能量生成了。

她又在帮助某个人恢复活力吗，或者梦见正在帮助我？他想知道。

她年方十三岁，病床旁坐着她的父母。一个词语在她母亲脑海中反复徘徊，让其他思维无立足之地，却充盈着感情：

甲氨蝶呤、甲氨蝶呤、甲氨蝶呤、甲氨……

十三岁的多萝西胸骨里插着让人胆寒的尖针。高烧正吞噬着她的身体，她正在离他而去。

白血病正在吞没她，生命的最后阶段已经来临。他能尝到她嘴里鲜血的味道。

在那种能量的作用范围内，他无能为力，只能用意识对她说

道：

你把最后的能量和生命给了我。我之前没有想到你会是这种情况，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一开始压根儿就不会向你索要这一切。

谢谢。她说道，谢谢你头脑中的画面。

画面？

你去过的地方，你见过的一切，我都看见了。

我这儿没什么值得观赏的。你本可以去别的地方，看见更美好的东西。

我要离开了……

等等！

他激发起如今已驻扎在他体内的那种能量，把他的意志、感受、思维、回忆和感觉都糅在一起。在生命之火发出最耀眼光芒的瞬间，他把米尔特这个人的全部都展示给了她。

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，我要给你展示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希望能让你快乐。我曾变成一只蜜蜂，在一个起雾的夜晚和蜂群结伴而行；也曾变身为一只狐狸，躺在灌木丛下，听夏季的雨在身边滴滴答答，任树叶上的雨珠滴落到皮毛上；我也曾化身为一头小鹿，在月光下翩翩起舞；也曾霸占一条鳟鱼的身体，在黑暗的水下漂流，周遭都是寒冷刺骨的海水。

看！塔雅在跳舞，沃克在布道。这是我的堂兄盖瑞，他正在削木头，打算用整块木料做一只里面装着一个木球的木盒子。这是纽约，这是巴黎。这是我最喜欢的食品、饮料、雪茄、餐馆、公园，以及深夜开车时最喜欢的公路；在这儿，我挖了一条地道；在那儿，我搭起了一座木屋，还有我游泳的地方；这是我的初吻，那是离开爱人的泪水；这是我的自我放逐和孤寂，还有我的失而复得、敬畏与欢乐；这些是我祖母的水仙花，这是她那铺满水仙花的棺材；这颜

色中流淌着我最喜欢的音乐；这是我的狗，它活得够长，身体很健康……看看所有这些让灵魂温热、让头脑冷静的事物，它们尘封在人的记忆以及灵魂中。如今，我把这些都展示给你看，因为你已经没有时间去体会所有这一切了。

他看见自己站在她头脑中那座遥远的山峰上。她高声大笑。在她的房间里，一双手落在她身上，手指环绕她腕间。她正朝他奔来，体型突然变大。他那双巨大的黑色翅膀向前展开，将她拥入怀中——然后，一切成空。

米尔特·兰德几乎动弹不得。他放下那份《假日》杂志，站起身离开医院。他感到心中很充实，但又若有所失，反反复复，就像他的现在和他的曾经一样。

这就是灵魂的力量。

(陈首为 译)

趁生命气息逗留

他们叫他弗洛斯特。在上界司命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，弗洛斯特是最完美的，最有威力的，也是最难以理解的。

由于这个原因，他有自己的名字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他受命统治地球的一半。

创造弗洛斯特的那一天，上界司命的运行连续性受到了干扰。勉强描述的话，可以说，当时的上界司命陷入了癫狂状态。起因是太阳耀斑以前所未有的强度爆发。爆发持续了三十六小时。这段时间内，上界司命正在构造最关键的线路。耀斑爆发结束时，弗洛斯特也完成了。

摆在上界司命面前的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局面：在短暂的神智不清的奇异阶段，他创造了一个奇异的事物。

而且，弗洛斯特是不是设计之初所期望的那件产品，上界司命没有把握。

最初是想设计一台安装在地球表面的信号中转设备。另外，它还应该有力量充当上界司命的代理，协调北半球的一切活动。上界司命测试了这方面的功能，机器的反应完美无瑕。

可是，弗洛斯特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，使上界司命感到，必须给它一个名字、一个代称，才与它的身份相符。上界司命的产品与最初意图之间出现偏差，这种事本身就是闻所未闻的。但是，机器

的分子线路已经封闭,进一步分析必然会破坏它。弗洛斯特的制造耗费了上界司命太多的时间、精力和材料,不可能因为一点捉摸不定的小问题就拆毁它,尤其是,它的运行无懈可击。

于是,上界司命最奇异的造物受命统治地球的北半部,他们毫无想象力地称他:弗洛斯特。

一万年来,弗洛斯特盘踞在地球的北极,北半球哪怕飘落一片雪花都逃不过他的耳目。他指挥并监控着数以千计的重建设备和维护设备的运行。他了解地球的这一半,就像齿轮了解齿轮,电流了解传导体,就像吸尘器了解它的工作范围。

据守南极的是贝塔机,在南半球执行与弗洛斯特相同的工作。

一万年来,弗洛斯特盘踞在地球的北极,关注着每一片雪花的飘落。同时,他也关注着许多其他事物。

北半球的所有机器向他报告,从他这里听取指令。他只向上界司命报告,只服从上界司命的指令。

他指挥着地球上数十万计的活动进程,一天只花几个运行小时,他就能完成自己的指挥职责。

他从来没有接到上界司命的指示,吩咐他如何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。

他是一台数据处理器,但远不止于一台数据处理器。

他有一种强烈的需求,觉得无论什么时候,都应当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。

于是他这么做了。

你可以说,他是一台有业余爱好的机器。

他从来没有接到过不允许有业余爱好的指令,所以,他有了一项业余爱好。

他的业余爱好是人。

事情是这样开始的：他将整个北极圈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，开始一平方英寸接一平方英寸地探索这个地区。至于原因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除了一点：他想这么做。

他本来可以亲自完成这项工作，丝毫不会影响他执行自己的职责，因为他有能力随心所欲地移动自己六万四千立方英尺的躯体，前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。（他是一个银蓝色的方盒子，40×40×40英尺，自备动力，具有自修复能力，能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抵御一切外敌。）但这项探索只是打发空余时间，所以他没有亲自出马，而是派出一批具有信息中转功能的机器，替他研究这个地区。

过了几个世纪，一台机器发现了一些物品：十分原始的刀子，有雕饰的象牙，诸如此类。

弗洛斯特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，只知道它们不是天然形成的。

于是他询问上界司命。

“这些是原始状态的人留下的遗迹。”上界司命说。除此之外，上界司命没有多加阐述。

弗洛斯特对这些物品作了一番研究。粗劣，但残留着一丝智力的迹象；能发挥功能，却不仅仅是功能器具。在功能之外，它们还有些别的作用。

从那时起，人成了他的业余爱好。

上界司命高居自己永恒的运行轨道，像一颗蓝色星星，指挥地球上的一切活动。或者说，试图指挥地球上的一切活动。

上界司命有一个大对头。

大对头是个备份系统。

当时，人将上界司命置于高空，赋予其重建世界的的能力。与此